

物質與精神上的利益 (十)

譯自 January 1923 出版之英文扶輪月刊
台北大安扶輪社前社長 PP Harrison 翻譯

——自那些體會「超我服務」Service Above Self 的人們所披露的經驗故事。

美國著名詩人詹姆士·羅素·羅威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曾說過「一次親身感受的經驗勝過整篇雜亂無章的告誡」(One thorn of experience is worth a whole wildness of warning)；所以這些從那些真正實驗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真理的人之來函勝過一整本只是遐思，天馬行空的書卷。英文扶輪月刊自 1922 年十月起，簡短登載徵求這些個人的信函而不斷地收到回信。這些信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士，也有幾個不同的國家的扶輪社員與從來沒有參加過扶輪社集會的人，老少皆有。但是，不論他們的背景與層次如何，重點是他們的回應都是一樣——「我已經試過「超我服務」，而它讓我得到物質與精神上的利益。」這些信包含許多有趣的事，有時也有些感傷——因為作者們都毫無顧忌地披露他們的真實的人生。當你閱讀這些信函時，你會驚奇地發現在這裡反映了這麼多的人生經驗與錯綜複雜的處理方式，而卻可以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加以適用應對。

回應悲傷的召喚

你問是否值得採取行動實踐我們「超我服務」的主題意義，以我的親身經驗這樣地回應：

幾年前，那時我在一個小社區的教堂擔任牧師，有一天，一個鄰村打來了電話，請我為了我曾經主持過彌留儀式的一名年老隱士之遺體舉行葬禮。他不是我主持祈禱禮拜聚會的成員，我甚至懷疑他屬於任何一個教堂的教友。說實在的，我們唯一的接觸是在戰爭時期，當時我是國防會議的一員，我被任命擔任星室法庭 (star-chamber) 會議的成員，處理對於在戰時的目標不願意合作的某一個人的案件，比如為某些事故的捐獻或是購買戰爭儲蓄印花。我花費幾個小時與他周旋而賣給他戰爭儲蓄印花的一份額度，之後就從此沒有再見到他。

十一月下旬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一陣子寒冷淒涼的大雨之後，把鄉間的道路攪得髒亂不堪，勢將帶來一場雪。那時我剛從嚴重的感冒與肺炎康復過來。葬禮預定在星期六下午舉行，所以看起來無法在星期天早上為教堂做禮拜的機會很大。除了這一切之外，還有在那天晚上有一件我內人與我自己非常不想錯過的重要之社交集會。我內人要求我以健康的考量不要前往。家事、身體不適、一般考量以及個人意向等累積起來不贊同這一趟 16 哩之旅。這位老先生沒有正當的理由說我的不是，而且他也沒有親戚或朋友怪罪於我，再說在他的社區有一位牧師可以為他做好一個適當的葬禮，同時他已永遠辭世安息而不會親自再來找我麻煩。

然而，有一項的考慮超越所有的理由與意識，那就是牧師的道德規範，它包括一項不可動搖的定律，就是回應悲傷的召喚必須首先凌駕於其他的一切！那個特定的人需要掩蓋其墓地是最為神聖的事，而在悲傷的時刻，靈魂飄蕩在山谷的陰暗處，真正的牧師要做這項超越一切的服務。

因此，我當然前往了。被雨淋濕的少數農民鄰居站在空曠的墓穴旁邊，殯儀館的人撐著一把雨傘我遮雨而一定要我的頭戴上帽子。我們回家的路上陷入泥沼，在星期六稍晚才回到家，寒冷而疲勞但是感覺很快樂，由於我盡了責任，我的良知澄澈心安。有些東西無法用金錢購買的，牧師的一件高興的事是當沒有其他的人，只有他所服侍的上帝知道他已努力付出的時候。這一趟之旅的利益是無形的，而當他愛他的族人，把對他們的服務擺在一切之上，其真實，重要性與價值並未稍減。

接下來呢？當然不會收取任何費用，事先沒有預期，事後也沒有期待。這趟狂亂脫序，污泥不堪的雨中之旅的事件在我牧師的繁雜瑣事的紛擾中淡忘了。次年的春天，一位鄉鎮的律師寄來封信，捎來的訊息說某某過世者的文件表示得很清楚：牧師所主持他的葬禮應該支付 25 美元。「隨函附上等額支票。」那是我以前或從來，甚至現在收到的最大的一筆服務費。告訴我，就這樣支付嗎？

—— H. H.

譯者註：英文扶輪月刊以這個主題徵文有前三名及佳作八篇，將陸續翻譯，分享讀者。